

袚楔之水三千年

■ 邢震（河南）

在殷墟的甲骨文里，“巳”字呈现出蜷曲的蛇形。这一象形符号提示我们，三千年前的上巳节或许与惊蛰后万物复苏密切相关。商王在洹水边举行袚楔仪式，青铜酒器中的醴酒倒映着初升的太阳，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这种对水的原始崇拜，悄然植入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基因。

当商王的祭祀之水渗入黄土，周人已《诗经》的河流中播下新的文明种子。《诗经》中的“溱与洧，方涣涣兮”，是最早的上巳节实录。郑国的青年男女手持兰草在河边嬉戏，互赠芍药的场景，为这个节日增添了青春的悸动。然而，考古学家发现，同期的祭祀坑中还有玉器等其他祭品。这暗示着袚

楔不仅是求偶仪式，更是对生命轮回的庄重礼赞——以新生的喜悦对抗死亡的阴影，用流动的溪水洗涤灵魂的尘埃。

这些埋于地下的祭品，与《诗经》中“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欢快形成奇妙的共鸣，如同水面与暗流的交织。

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将袚楔仪式升华为文化盛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死生亦大矣”，使曲水流觞超越了单纯的游戏。当文人雅士将酒杯放入溪水中，他们放逐的是对生命短暂的焦虑，而溪水带走的不仅是酒盏，更是对永恒的追问。这种将哲学思考融入节庆的智慧，使上巳节成为东方美学的重要源头。

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流杯亭”，将曲水流觞制度化。考古

发现的亭台遗址中，曲水道的弧度竟与现代水力学原理相吻合。这或许揭示了一个秘密：古人在追求风雅的同时，始终对自然规律保持敬畏。正如《周易》所言“变通配四时”，节日习俗的演变始终遵循天人合一的法则。

从兰亭的天然溪流到汴京的人工水道，不变的是中国人对“水之韵律”的执着探寻。

在壮丽的“歌圩节”中，我们看到了上巳节的另一种形态。黑衣壮姑娘们用山歌传递爱意，她们的银饰在阳光下闪烁，仿佛古代祭祀时的玉佩叮咚。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歌圩的选址必定临近水源，对歌的内容中常包含对自然的赞美。这种活态传承证明，传统节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当黑衣壮姑娘将绣球抛向心仪的小伙子，我不禁想起《诗经》中“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古老画面——不同时空的青年男女，都在用相似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礼赞。

站在21世纪的河岸，我们依然需要袚楔之水。当城市被钢筋水泥包裹，当焦虑成为时代病，曲水流觞的精神启示我们：真正的净化不在于物理的洗涤，而在于心灵的自由流动。就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虽脚踏彩云，却始终保持着向上飞升的姿态。这或许就是上巳节留给现代人最珍贵的礼物——在流动中寻找永恒，在变迁中坚守初心。

此刻，月光正洒过殷墟的甲骨，《诗经》的河岸，兰亭的曲水，壮乡的歌圩，最终汇聚成我们掌心的波光。袚楔之水从未干涸，它只是换了种方式，在我们的血脉中静静流淌。

杯中日月长

■ 周友斌（山西）

有机会到江浙一带乡下去，发现差不多每家都会有自酿的黄酒。通常是农闲时酿造好，封坛埋在自家院子或者地窖里，等年节时才取出来喝。我一到江浙，便被空气中弥漫的那股甜甜的酒香迷住了。同样是酒，黄酒比白酒看起来更有一点诗意。李白诗中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琥珀是什么颜色？黄色。可见唐朝时的美酒，应该就是黄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那么宋代应该还没有掌握蒸馏技术，生产不出高度酒。《水浒传》里武松喝的十五碗酒，更有可能也是低于二十度的黄酒。黄酒虽然下口顺，刚喝时感觉不明显，但后劲很足，过一会儿人就“蒙圈”了。

吟诗作赋，宜在酒后。曹操酒后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更显英雄气概；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一篇《酒德颂》闻名天下；王绩一生嗜酒如命，被尊为“斗酒学士”，归隐后编撰了《酒经》《酒谱》各一卷，堪称酒界宗师；李白更有酒仙之名，杜甫赞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题书作画，也宜在酒后。《兰亭序》是书圣王羲之醉后挥毫而成，而酒醒时再写数十本，终不及之；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挥毫落纸如云烟；被尊为画圣的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

光喝酒没趣，要行酒令才有意思。酒令分俗令和雅令。文人雅士常用诗联、猜字或猜谜等为令。若要把酒令玩出书卷味，得把经史百家、诗文书画、典故对联……多多“装进肚子”，到时候才能左右逢源，转化到酒令中去。

我们这些俗中人，常常行俗令。玩骰子、猜拳、大压小、棒子老虎鸡、石头剪刀布、拍七……名目繁多。猜拳，肯定要论输赢。年轻时气盛，太在乎一时的输赢了，偶尔输一次，必然耿耿于怀，好久不得排解。到了年龄渐长，慢慢不再把输赢这件事看得重要了。赢了不喜，输了也不恼。其实，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真正的输赢？赢了，是生活；输了，也是生活。坦然走好每一步，也就了无遗憾。

乡下人喝酒，有乡下人的玩法；城里人喝酒，有城里人的规矩。殷实者，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品得开心舒适；小市民，一碟花生米，半斤二锅头，照样喝得津津有味。面对难懂的生活，不妨暂时在杯中找找乐趣，振作精神，再出发！

■ 张羽函（陕西）

再次邂逅二月兰，是在一个春光正好的午后。穿梭于城市街角的小径，不经意间，一抹淡雅的紫色映入眼帘。那是一片二月兰，它们如同一片紫色的云霞，轻柔地铺展在大地上。走近细看，每一朵二月兰都小巧玲珑，四片花瓣呈十字形排列，蕊蕊纤细而金黄，宛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它们或单株挺立，或簇拥在一起，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一群身着紫裙的仙子在翩翩起舞。那一刻，我深深惊叹于它们尽管矮小但仍努力绽放的身姿，情不自禁地在这片紫色的海洋中驻足欣赏。

二月兰，从它的名字上就能看到时令的印迹。在华北地区，农历二月底春分前后，气温刚刚回暖，人们就要

脱去厚厚的冬装。经过冬季几个月的枯黄凋零，大地上终于迎来的第一抹亮眼的紫色，那便是吐蕊待放的二月兰了。从起初的一朵、两朵，到盛开为千朵万朵，这个不起眼的野花在盛开之后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二月兰花色较多，其中以蓝紫色最为引人注目，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的“薰衣草”。

二月兰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外表，更在于其顽强的生命力。它不择土壤，无论是在肥沃的田野，还是在贫瘠的荒地，甚至是在墙角、石缝间、马路旁，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只要有一丝泥土、一点水分，它就能生根发

邂逅二月兰

芽、茁壮成长。还记得儿时，我在公园里捡到了一些二月兰的种子，随手扔在单元楼前绿地的角落里。没想到，来年春天奇迹发生了，嫩绿的幼苗居然破土而出。此后，它们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迅速生长。一场春雨过后，原本稀疏的幼苗变得郁郁葱葱，不久便绽放出紫色的花朵。看着那一片生机勃勃的二月兰，我不禁为大自然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正因如此，二月兰也成为园林造景中美化荒坡废地的最佳耐瘠薄植物之一。

二月兰还是报春的使者。当寒冬的余威刚刚散尽，大地从沉睡中苏

醒之际，二月兰便悄悄地从泥土里钻了出来。它用那一抹淡淡的紫色，向人们宣告春天的到来。在乍暖还寒的时节，它悄然绽放，为钢筋水泥的世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随着二月兰的盛开，桃花、杏花、梨花等各种花卉也纷纷争艳，春天的气息愈发浓郁。然而，二月兰却不与百花争宠，它默默地开着，直到逐渐褪去紫色的衣裳，将绚烂的春日舞台让给其他花卉。

如今，生活的忙碌让我很少有时间去欣赏自然的美景。但每年二月兰盛开的时候，我总会抽出时间，去寻找那一片紫色的花海。站在花丛

旁，我闭上眼睛，感受着微风的轻抚，闻着二月兰淡淡的花香，心中的烦恼和疲惫仿佛都被一扫而空。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二月兰就像是一片宁静的港湾，让我能够暂时忘却一切波澜，回归内心的平静。

我爱二月兰，爱它的淡雅清新，爱它的顽强不屈，爱它的默默奉献。它虽然平凡，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或许也应该像二月兰一样，保持一颗平常心，不骄不躁，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用灿烂的微笑迎接每一个挑战。

春种一棵树

他最亲密无间的伙伴，日日夜夜陪伴着他，为他隔绝了尘世的喧嚣纷扰，营造出一方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陶渊明在植树、护树的过程中，仿若与自然融为一体，他用心聆听着树木的生长拔节之声，体悟着自然的韵律节奏，尽情享受这远离世俗的悠然自得，寻得了心灵的真正归宿。

对古人而言，植树有时更是一种别具深意的纪念方式。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期间，一心为民，主持疏浚西湖这一浩大工程。工程结束后，他巧妙地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随后，他精心规划，在堤上遍植杨柳、芙蓉等各类观赏树木。岁月流转，这条堤岸成为西湖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后人尊称其为“苏堤”。“苏

堤春晓”更是荣登西湖十景之首，每至春日，堤上杨柳依依，嫩绿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似是在向人们诉说着苏轼当年的功绩。苏轼以植树的方式，为杭州打造了一处永恒的绝美景观，也让自己的名字与这片土地紧紧相依，流芳千古。

古人植树，在树种的选择上极为讲究，不同的树木被赋予了不同的寓意。松树四季常青、坚韧不拔，备受推崇。《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诠释了其高尚品格，古人常种松树于庭院，以彰显高洁品质。柏树庄重肃穆，多植于庙宇、陵墓周边，守护着神圣庄严。槐树在古代被视为吉祥树，民间有“门前一棵槐，不是招财，就是进财”的说法，常种在宅院附近，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植树过程对古人而言充满乐趣。他们呼朋唤友，一同参与。王维描绘的田园场景：“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鸣桑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虽未直接提及植树，但不难想象，古人植树时邻里相约，扛着锄头齐聚田间，一边劳作，一边交流种植经验，彼此互帮互助，欢声笑语回荡田野。他们感受泥土芬芳，松下树苗时，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在劳动中享受质朴纯粹的快乐。

古人植树的雅趣，关键在于背后的文化内涵。他们借植树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寄托理想情怀，记录生活美好。这些古老传统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探索之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聂溪（云南）

在华夏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里，植树一事，绝非仅仅是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被古人巧妙地融入了诸多雅趣，使其升华为一种充满深厚文化韵味的独特活动。

翻阅古籍，我们能发现古人植树的悠久传统。《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春季，暖阳轻洒，万物复苏，此时植树顺应天时，树木易成活，就像播下充满生命力的希望种子。古人深知自然规律，把植树与品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在生机勃勃的春天种树，是积累善德、为生活增添祥瑞的举动。

文人墨客向来对植树情有独钟，他们以笔为锄，以诗为种，在岁月的篇章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植树诗篇。唐代诗人柳宗元，仕途坎坷，被贬至柳州任职。然而，他并未因境遇的不顺而消沉，反而心系百姓，决心为这片土地带来改变。他以身作

则，亲率众人在柳江边广植柳树。“柳州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从诗句中，能想象到他身着朴素衣衫，与百姓一同劳作，面带微笑，和大家谈笑风生，树苗在众人合力下扎根江边。随着时间流逝，柳树成林，为柳州添绿，也成为百姓传颂的佳话，彰显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东晋的陶渊明，毅然决然地辞去官职，回归田园，开启了“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悠然生活。在他那片宁静的田园之中，植树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从这短短两句诗里，一幅如诗如画的场景便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陶渊明的居所被榆柳那繁茂的绿荫温柔笼罩，堂前的桃李竞相绽放，芬芳四溢。这些树木，如同

最美是红柳

钢，发出了第一度电，创造了多个彪炳史册的“第一”。当欢快的鞭炮声在山谷里响起时，这里的人们很多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热闹火红的场面了，激动兴奋之情不言而喻。这些“开路先锋”被后人亲切地尊称为“矿一代”。

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从兰州发来的第一批设备在黄河里走了几天几夜，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由于运送工具漏水，几台机器瞬间便翻沉到水里。为了打捞这些“宝贝疙瘩”，一名工人师傅却再也没有上来。在支援大西北开发建设的“矿一代”里，有的积劳成疾，终身残疾；有的永远长眠在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为人们留下了永远的感动和无尽的思念。为了纪念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当地群众含泪在黄河岸边栽下了一株株红柳。

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已经造就了近万亩的黄河湿地红柳群落，长势旺盛，绵延不绝，形成了长达数十公里的红柳长廊。这里的红柳颜色鲜润红亮，枝条坚韧柔美，花朵粉嫩娇嫩，吸

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就连许多鸟儿也乐此不疲地在此安家落户，迁徙繁衍。

我对红柳“情有独钟”。如果非要把那些所谓贵族式的树木和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红柳放在一起做个比较，我倒觉得别人眼里的“稀罕之物”，有的像个卧床不起的病人，需要人们挂上“营养袋”，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有的像未满月不能离巢的孩子，不肯轻易“断奶”；有的“免疫力”低下，园林工人们给它们包裹上了厚厚的棉衣，帮助“冬眠”。而红柳这种毫无娇揉造作之感的原生态和自然美，让我视觉舒适、神经松弛。她那种与世无争，于喧嚣之中保持一份宁静的厚重和内敛，使我心生敬意，不由自主地多了几分怜爱。在我看来，每一株红柳都是那么亲切，那么美丽。看似瘦弱不堪，实则劲道刚强，充满力量，默默地守护在城市的周围，庇佑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年四季，红柳总会以她别样的神态诠释

着美景的定义，定格在人们的心中。春天的她淡定从容，播种生命，蓄势待发；夏天的她叶绿花红，芬芳大地，激情飞扬；秋天的她似火流丹，绽放美丽，悠然恬静；冬天的她身躯刚劲，傲雪凌霜，韬光养晦。你看，从贺兰山下到黄河岸边，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大漠荒原，不管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也不论狂风肆虐、飞沙走石，红柳始终以傲然雄健的姿态坚如磐石，守护人间。她生性坚韧，不求索取，用执着书写着奉献之歌。

如今，在红柳密布之处，城市里的“矿二代”“矿三代”们像扎根大地、固守一方的红柳一样，默默地成长着、奉献着，无怨无悔、生生不息。他们手握接力棒，热情奔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他们的加入，完成了昔日“煤城”到今朝“绿城”的美丽蜕变，成就了新时代一座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盛世繁华，如您所愿。

在这里，42个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 鲁鹏飞（宁夏）

晨曦微露时分，我们来到了贺兰山麓。映入眼帘的是一簇簇紫红色的灌木林。这不就是司空见惯的红柳树吗？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道。真没想到在这片世外桃源，竟然藏着这样一处美景。此时，万丈霞光铺满大地，红柳树也仿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一株株参差错落、色彩丰富，犹如水墨粉彩，韵味独特。微风轻拂，红柳摇曳，恰似美丽的少女，曼妙轻柔，在动人的韵律中舞动着她的裙摆，婉转柔媚、婀娜多姿，清丽脱俗、气质优雅。与红柳的不期而遇，使我身心舒展、激动、喜悦，不能自已……

红柳属灌木或小乔木，一般高1米至6米。枝条细瘦，红棕色。它是荒漠地区广泛分布的植物之一，产于西北、东北、华北。红柳喜光、抗旱、耐寒，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同时还是水土保持和绿化造林的优选树种之一，也是良好的薪炭、编织和建筑用材。红柳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用，更是被人们尊崇有加。

我所在的石嘴山市，是国家在“一五”时期规划建设的全中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也是一个因煤而立、因工而兴的工业城市。上世纪50年代初，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响应祖国号召，满怀着一腔热血汇集在贺兰山下立地建城。创业艰难百战多。他们一下火车，卸下背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地窝子，垒起简易灶台。天当被，地当床，他们壮志凌云地开启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怀揣绿色的梦想，建设者们满怀希望地种下一株株红柳苗，怜爱地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如同珍视自己的孩子一般。放眼望去，沙漠腹地、盐碱地里、戈壁滩上、房前屋后、沟渠两侧，都是红柳的安身立命之地，这里也留下了创业者单薄而高大的背影。伴随着红柳苗一天天地长大变高，伴随着各种大型机器的轰鸣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地战天斗地，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脚下的这片大地上。沉寂许久的贺兰山下终于挖出了第一铲煤，炼出了第一炉